

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尙書撰異卷四

段玉裁學

甘誓第四

虞夏書

說文墨子皆謂之夏書

大誥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

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說文三篇言部曰誓咨也誓者今之嗟字也

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正釋文曰徐音征玉裁按此誓音也古耕清部字皆有
平無上去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
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真淺陋之說

天用剿絕其命

剝唐石經及各本誤作勦今更正

說文四篇刀部曰剝絕也从刀臬聲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

釋文剝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剝與玉篇切韻同釋文原本當如是子六反之音猶存於集韻一屋但依新定釋文誤改其字作勦耳玉篇剝子小切絕也一作剝同今本猶爾所云切韻卽謂陸法言之書切韻勦絕也子小切剝同出說文蓋馬本作剝卽剝字之異者衛包謂剝爲古文而改爲勦亦無非是而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楚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剝字此序例所謂唯今文尙書改

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衛包巨謬非可
附和也開寶中依衛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剝爲勦復
將馬本作剿之剿改爲巢重紕馳謬不可讀矣玉篇廣
韻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絕至集
韻之修乃於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訓斲也羣經音辨力
部亦云勦絕也蓋惑於新定釋文也

廣雅勦勞也曹憲注辨禮剿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甚
明

曲禮無剿說今俗云剿斲謂不顧其通斲而取之與說
文義合鄭注剿猶斲也則讀剿同羣羣皆斲也曲禮
釋文初交反一音初敎反釋文意讀同鈔非也當讀子

小反

史記夏本紀作勦亦是誤字

又按剿字見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
又詔曰如黠賊不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
剿絕之矣此實用尙書剿絕字也師古曰剿截也

又按說文水部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勦
與刀部所引不合蓋淺人以今之尙書改之也或曰古
文尙書有別本馬本作勦是也

今于惟共行天之罰

共唐石經及各本作恭此依衛包改也今更正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于共行天之罰也

殷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兩見翟義傳共行天罰兩見字
皆作共與尙書合師古皆讀曰恭誤也

莽傳共行天罰
誅莽師古讀曰

供供乃
恭之譌

白虎通三軍篇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玉裁按命
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與其所作漢書兩都
賦皆不合

玉裁按尙書恭敬字不作共如允恭象恭同寅協恭兒
曰恭乃弗克恭厥兄惟御事厥棐有恭惟恭奉幣作周
恭先嚴恭寅畏罔丕惟進之恭皆是也共奉之字不作
恭如甘誓共行天罰不共命般庚上各共爾事般庚中

顛越不共般庚下共承民命敢共生生牧誓今于發惟
共行天之罰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徽柔懿共
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萬民惟正之共君奭大弗克共上
下嗣前人共明德棗誓無敢不共孔傳多訓爲奉或訓
爲供待皆是也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
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儻古
文尙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回
訓爲奉乎尙書全經言恭者何以不皆訓爲奉乎周禮
全經供字皆作共詩溫溫恭人敬恭明祀溫恭朝夕字
皆不作共小雅靖共爾位鄭箋共具也則非恭字也

引作恭與
詩不合

大雅克共明制度共爾位毛傳皆云共執也

表記

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云或則僅見之事也昏椽塵共
鄭箋無冑共其職事者毛詩恭共分別亦如是爾雅釋
故供峙共具也供共竝出共者供之假借字惟左傳昭
七年三命茲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君命以共與
僖四年王祭不共字不分則鄭君所謂古之恭字或作
共者據左氏言他經不爾也衛包誤認共恭爲古今字
遂改尙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原本各篇皆當有共
音恭之語至開寶中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
義例蘊蘊於終古矣

又按說文三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八篇人部曰供
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

龔尙書甘誓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
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
恭敬之謂也宋次道家古文尙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
不通小學者所爲適與衛包意見合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柏啓

孫氏詒
殺按定

與有扈戰於甘

澤而不勝高誘注曰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六
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
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卷五十作恭誤也
吳志三嗣主傳注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
乎玉裁按此用龔字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注尙書曰
子惟龔行天之罰

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
以昭王業也李善注云尙書武王曰今子惟龔行天之
罰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李賢注曰尙書武王曰
今子惟龔行天之罰玉裁按李善李賢所據尙書皆作
龔字也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尙書作共必引書
而明之曰共與龔同然則唐初尙書本實有作龔者假
龔卽恭字則下文允恭
乎孝文何以不作龔乎

荀悅武帝紀四立皇子闕爲齊王策曰烏呼念之哉龔

朕之詔漢書武五子傳作共義同謂奉朕之詔也師古注非史記三王世家作恭則淺人所改也

又按漢書恭敬字皆不借共惟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此蓋班氏所據論語作共己正南面如魯論車中內顧班用古論不內顧之類師古當云讀曰供奉也乃云讀曰恭亦誤

又按秦和鐘銘龔龔天命言奉敬天命也通雅云卽恭寅非

又按龔給龔奉義本無二龔亦可作供而古經多假借共字唐己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專用供是以

惟正之共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敢不共孔訓供待者
皆徑改爲供字而其餘訓奉者以奉與敬義略近盡改
爲恭字此其大略也

又按漢書多以共爲供奉供給字如王莽傳一篇中曰
輔導共養以安宗廟曰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曰不能
共事天地曰大不克共上下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
祀宗廟曰共行天罰曰共卿工卿曰目自共給其訓皆
奉也其音皆平聲師古注或讀曰供或讀曰龔或讀曰
恭或音恭全無確見其言讀曰恭者乃衛包之先路也
凡古言讀曰者皆易其字

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作恭

不作共而甘誓收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皆作共不作恭可見自古分別今文尙書古文尙書所同也

左不攻于左

攻墨子明鬼下篇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女不共命

孔傳釋以奉我命知經文本作共衛包改作恭非也墨子夏本紀皆無此女不共命

詩闕宮正義引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字皆作共此衛包以前本如是周禮條狼氏疏引甘誓皆作恭則天寶

已後所改也

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攻墨子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

小雅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玉裁按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孔以正馬釋政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墨子御非爾馬之政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文十三年注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大司寇大軍旅蒞戮于社注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按蔡沈本作不用命與唐石經異

子則奴戮女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槩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

許氏說文用此說

故書曰

子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玉裁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尙書之奴爲奴

婢假令如今本尙書作孥則司農何至釋爲奴婢故知孥是俗字衛包所改尙書原文只作奴也今蘇州呼己所生及奴婢皆曰男女是古者通名奴之理也

詩小雅樂爾妻帑傳曰帑子也正義曰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子則帑戮女皆是子也玉裁按唐初孔傳本或作帑尙屬六書之假借至衛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矣古時字少尙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衆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迓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

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藺書曰子則奴

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此字俗加巾非也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玉裁按葬所用者今文尙書說也先鄭注司屬引尙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樂布傳贊曰奴僂苟活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

又按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奴相坐律令應劭曰奴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奴讀與帑同假借字也玉裁按此可證古字作奴不作帑今本旣依顏說改正文之奴爲帑則又將注中奴帑字互改而不可通矣爲正之如此

又按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可證

詳見湯誓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子非爾田野棫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於社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僂于社子則帑僂女遂
滅有扈氏按史記作帑淺人所改也

古文尙書撰異卷五

段玉裁學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

白虎通曰贊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祇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

又按殷本紀作湯誓之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於有城之虛桀奔於鳴條是湯未敗桀

之前已稱王矣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玉裁按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稱當是本作偁衛包改之詳牧誓殷本紀作舉訓故字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玉裁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贖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穡事而割政裴駟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

文尚書古文尚書皆無夏字淺人據正義妄增之今刪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
夏罪其如台

殷本紀云女其曰有罪其奈何此以奈何訓如台也高
宗彤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
紀亦皆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
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
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
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
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
不封禪也

又按殷庚上下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與湯誓西伯
戲虢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
語意不順

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

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
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割殷本紀作奪此今文尚書也邑殷本紀作國此以訓
故字代之也說文六篇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
本紀亦作商國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于及女皆亾

曷當是本作害衛包改之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亾趙注湯誓尙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亾我與女俱往亾之玉裁按害趙亦讀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趙注全非尙書經意亦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亾不貫尙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亾哉

史記集解文選西征賦注皆有此句

日亾吾亦亾矣史

記亦云是日何時喪子與女皆亾今文家說得其實而傳孔傳朱氏孟子集注尤帖妥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女

觀湯自稱子一人則篇首稱王志其實也

殷本紀子其大理女錢氏曉微曰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玉裁按徐仙民古文尙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奴各本作孥今更正詳甘誓

匡謬正俗曰商書湯斷古誓云子則孥古文戮戮字汝孔安

國傳云古之用荆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
孥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荆戮無有所
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

囚或孛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玉裁按此條除孛子之孛外必盡正爲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尙書之本作奴矣其實孛子之孛兩孛字亦當正爲奴古子女奴婢統僮奴其旣也假帑爲奴子字其後又製孛字爲之詳見甘誓至斲字見汗簡鬻字見薛宣書古文訓豈唐初尙書已有是與斲者斲之譌古假斲爲誓也鬻者琴之譌古假琴爲戮也

中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孛戮汝罔有攸赦按此作孛亦按書者所改也

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

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
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
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
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息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
與女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子則
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
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

玉裁按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
嗇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古文尙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尙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古文尙書則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之字數不同今可攷者多矣

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逸

書春秋左氏呂考學官所傳經

絕句

或脫簡傳

衍字

或閒編

脫簡卽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

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覓反文選作或

脫簡或脫編無傳字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

閒編當依漢書湯誓正閒編之一證

又歆移書曰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小顏未注考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然則桓公卽桓生知逸禮者也儒林傳曰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則貫公知左氏者也儒林傳又曰孔安國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則庸生知逸書者也

或曰傳字非賸經謂書禮傳謂左氏也玉裁曰非也上文云以考學官所傳學官所傳絕無左氏傳以古文禮考學官所傳之十七篇以古文尙書考學官所傳之廿八篇以古文左氏春秋經考學官所傳之公羊春秋經穀梁春秋經皆得以知其脫簡闕編若有傳字則不可

通矣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經也又曰經
十一卷謂公羊穀梁二家經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六

段玉裁學

盤庚上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般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玉裁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漢石

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正作般

五經文字曰石經舟皆作月

呂氏春秋般作鄣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孔傳籲訓和與立政召誥籲訓誣不同孔意籲音同籥
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爲
和攷說文九篇頁部曰籲誣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

書曰率籲衆威未審許意謂籲爲假借訓和抑爲本義
訓評也孔傳要必有所本

威衛包改爲威俗字也古干威親威憂威同字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劉說文作鏹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寧

玉裁按僞大禹謨萬邦咸寧釋文寧安也說文安寧字
如此寧願辭也此未改音義也開寶中因衛包已改經
文之寧爲寧遂改釋文大書寧字爲寧改小字曰安也
說文安寧如此願辭也使學者勞精竭神而不能讀會

謂李昉陳鄂輩之不通一至於此宜孫宣公之急請目
原本與新定本竝行也今所存虞夏書絕無寧字至商
書般庚此句始見蓋尚書通體衛包目前皆作寧以後
皆作寧今仍寧不改者彼此容有參差且他經皆作寧
學者知說文之說則善矣不在紛更字形也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
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

說文頁部曰顛頂也木部曰榦木頂也一曰仆木也玉
裁按顛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木之解詁訓之
法舉一顛字而顛倒之義見

釋文曰蘖本又作栝

說文七篇弓部曰𠂔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

木之有𠂔栝古文言由栝又六篇木部曰櫟伐木餘也

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𠂔櫟槩或櫟字也从木

辭聲不古文櫟也从木無頭栝亦古文櫟也

汗簡古文四聲韻作

櫟楷作栝說文作栝是以集韻作栝傘卽牽之省見說文羊部

玉裁按古文言言由栝徐

錯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

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尙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

古文明今文作𠂔古文作由作𠂔爲長也古文作由僞

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栝之語不通徐鼎

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顛頊

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朽木之津

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粵猶將復粵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實位也故曰猶將復粵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詳由儀之由當作粵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訓由以宜訓儀說與商書左傳合商書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粵徐錯云說文無由字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粵字下不當曰由聲凡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粵省聲非也說文水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岫山部之岫甯肉部之臈曰部之胃臺六部之宙言部之詘心部之柚舟部之舳車部之軸艸部之

苗彘部之迪彘部之柚竹部之笛皆曰由聲說文自有
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
言由柝五字正說文有由字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
說文無由字之肌說許云古文言由則作粵之爲歐陽
夏侯尙書慷慨也漢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
古文言阻正與此粵古文言由同言猶作也近人不知
此信乃謂作粵者爲眞古文尙書作由者爲僞孔本矣
說文弓部引商書作柝木部引商書作櫛乖異者蓋柝
本作櫛轉寫者從俗作柝耳或云柝卽梓之譌體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
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衆

白虎通號篇尙書曰王曰裕汝衆玉裁按裕者格字之

誤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傲當是本作教衛包改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譎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譎告之

按此壁中故書也說文譎訓敷播訓種皆本尙書而播

訓布爲別一說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民用足利古本作民由

今女慙慙

慙衛包改爲聒開寶中李昉陳鄂等又改釋文之慙爲

聒攷說文十篇心部曰慙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錡聲

商書曰今女慙慙

女作汝者誤

此古文尙書也又曰古文从

耳作聒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尙書作慙故釋文大

書慙慙注云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

本釋文係開寶矣改之本大書字作聒聒則其注當云

說文作慙不得誣說文作聒聒於此信開寶依衛包所

改無疑也玉篇心部云慙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聒無知

皃廣韻十三末云慙愚慙無知此皆用孔無知之類爲

說然則馬鄭王孔本皆同說文作慙甚顯白尋衛包之

矣改慙爲聒者以正義引鄭注云慙

今本正義改作聒

讀如聒

耳之聒慙慙

今本正義改作聒聒

難告之兒夫鄭云難告之貌與

許馬王拒善自用之意僞孔傳慙慙

今本改作聒聒

無知之兒

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絕非多言謹聒之謂謂讀

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

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疑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

而無讀爲經注則讀爲讀如二者錯出也慙音同聒非

訓聒也假令云讀爲聒耳之聒則易其字而義亦從同

下不云難告之兒矣孔穎達衛包矣認慙聒爲古今字

不知小篆从心作慙古文从耳作聒皆謂耳不肖聽心

不肖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

叔重仍之。鯀，鯀字，與聒字絕不相涉。汗簡云：鯀，古文聒字，出尚書。此可證汗簡之說皆出衛包。妄改以後，說文云：鯀者，古文鯀，未嘗云古文聒也。蔡氏仲默訓聒，聒爲譏，譏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遺毒有如此者。集韻十三末云：鯀，通作聒。此惑於天寶後之尚書也。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荒。茲德惟女，舍德不惕。子一人。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不施子一人。玉裁按：卽殷庚不惕子一人也。古文尚書作惕，今文尚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二：移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

子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玉裁按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易其字則義如所易之字易其音則義如本字說文解字但明音讀故有讀若無讀爲漢人注經必兼明音義故讀若讀爲皆有之此云讀如子若觀火之觀謂燿音觀而已下文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故知燿讀如觀音也據鄭燿在平韻古丸切自唐初作正義時不知讀爲讀若之別或轉寫譌亂或不得其說此條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徒而匿情者子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孔安國以

觀爲視與鄭義異賈說全非鄭意

子亦拙謀作乃逸

說文十篇火部曰焮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子亦焮
謀讀若巧拙之拙玉裁按火光也玉篇廣韻集韻所引
皆同類篇引火不炎也誤衍不字不足據也許所據尙
書作焮當是壁中古文假焮爲拙如假玃爲好假狽狽
爲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易爲拙近注尙書者或皮傅周禮注以釋觀火皮
傅說文以釋拙謀皆非

玉篇云焮火光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鬱也攷集
韻六術云焮鬱煙兒九迄鬱字下云焮鬱煙出也玉篇

燻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燭火不光也近是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說文十三篇糸部曰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
不紊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効篇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

魏志裴注情作墮

不昏作勞

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昏爾雅昏昏皆訓強故兩存玉裁
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昏勉也是則古文經本作昏鄭
讀爲昏故或一本作昏文選冊魏公九錫文嗇民昏作
李善注作弗昏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裴注作不
昏作勞張衡西京賦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
也昏訓強固可通而鄭必讀爲昏訓勉者必求其音義
親切也鄭爲密矣

康誥敢不畏死傳曰敢強也正義曰敢強也盤庚已訓
而此重詳之按盤庚作昏依此正義則康誥經文亦作
昏說經者讀爲敢衛包乃遂改昏作敢

立政其在受德敢傳亦訓強據正義亦當本是昏字

周禮大司寇注民不愍作勞按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
民聲古音在第十二部昏从氏省不从民誤認爲民聲
作昏故唐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從民也諱
昏作昏而適合古矣昏聲與民聲字音韻亦多誤不昏
作勞竟爲不愍可證也
不服困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越本又作粵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儉民

說文十篇心部曰懣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商書曰相時
懣民按商書二字各本作詩字今訂正相時懣民卽相

時儉民也隸釋所載石經殘碑作散散卽散也古文尙書作懋枚氏古文尙書作儉今文尙書作散懋與儉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心从毋小徐作从心从𠂔訂以女部𠂔字下曰从女𠂔省聲則此亦當爲𠂔省聲轉寫譌脫耳𠂔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今尙書儉在閉口部遂讀懋亦息廉反殊失古意

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命何及相闕散下闕按此今文

尙書也何及之上作命儉作散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惜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鄉衛包改爲嚮今更正

其猶可撲滅

春秋隱六年左氏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玉裁按惡之易也四字隱栢上文女不和吉言己下七十餘字蓋以其書蘇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大意總言孽不可燧說尙書者乃竟謂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女曷己下三十字爲一

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縷况尙書斷無此等語句亦絕無也字乎

引經有隳枯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
[圖]大是也有隳枯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隳枯
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詳康誥

則惟女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退任有言曰

集韻六脂曰退侍夷切退任古賢人書退任有言玉裁
按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
反益自衛包改尙書之退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集韻
據未改本仙民侍夷之音與直疑不同益相傳舊讀故

陸氏兼錄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不甚別此又可據集韻以正譌字也集韻此音別於陳尼一切說文辵部遲或从尸作遲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匡謬正俗曰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按顏所據本作遲與陸本不同而夷音又陸所失載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風俗通義窮通篇謹按尙書曰人惟求舊

石經尙書殘碑言曰人維舊闕二殺舊下闕按此今文

尙書也惟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殺古及支通用殺卽救救卽求字尙官故書正日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

爲求是也說文亦引堯典殪殺倍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

五經異義曰尙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逸爾勞予不絕爾善見詩大雅文王正義多不字掩作絕

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司勳注般

釋文作般是注疏作盤非也

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殷傳曰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從與

享之

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子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
之有志

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

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

古文尙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注老弱皆輕
忽之意也僞孔傳與鄭注本同孔傳老成人三字爲經
文老侮張本非孔作侮老成人也唐石經作老侮不誤
今版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旣孰又誤會孔傳
故倒亂之按傳云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徙則

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徒不用其言是老侮之也不徒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今版本譌亂爲正之如此

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

臧氏鑄堂曰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有幼之解也

足利古本汝亾老侮老成人此蓋於旣誤侮老之後又訂增老字於侮字上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有志女母翕侮成人

此六字亦見東觀餘論

母流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無作母老作翕弱作流翕侮

猶狎侮也翕蓋狎之假借字

名長子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爾雅釋故猷己也然則作猷猶作輟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漢書王嘉傳上下詔封賢等因曰切責公卿曰書不云

乎用德章厥善彰作章

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子一人有佚罰

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書曰汝則有逸罰玉裁按此當

引般庚惟子一人有佚罰記憶之誤涉棗蕡篇而云余

逸佚失古通用

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

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不失字諒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石經正作共然則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齊乃位度乃口

釋文曰徐如字亦作渡按渡疑敷之誤集韻杜乃樓亦作敷

傳云以法度居汝口按古度訓居既釋以法度又釋以
一居不辭疑釋文本作度云徐如字亦作宅

漢石經尙書殘碑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下闕

按此

今文尙書也下乃作爾

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文尙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
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
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
篇交接處石本必亦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蓋書
序云作般庚三篇般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
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

始分也

卷之三

三

古文尙書撰異卷七

段玉裁學

盤庚中第七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直

釋文直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按馬作單而讀爲直與
雜話乃單文祖德同也

其有衆咸造勿褻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五媠嬪條下引尙書咸造忽媠
孔安國曰媠慢也傷也玉裁按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媠
褻蓋衛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

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烏呼

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

戚衛包改作戚今更正

鮮以不浮于天時

石經尙書殘碑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

下關

按此

今文尙書也戚作高黃氏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保后胥

高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
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子將試以女遷安定厥
邦女不憂朕心之攸困

石經尙書殘碑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

下關

按此

今文尙書也女作爾邦作國多今字凡漢人不以諱改
經字故知古文尙書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其壁藏
之本也

乃威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于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
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
曷瘳

石經尙書殘碑其或迪自怨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稽作

迪怒作怨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
上

石經尙書殘碑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

下闕此

今文尙書也誕作永按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
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
又較多邪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玉篇足部踣居綺巨奇二切恐人踣乃身迂乃心踣曲
迂避也玉裁按此引尙書倚作踣僻作避當是顧野王
本與唐初本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冲遠正義的是倚
字說文踣戾足也

文選陳琳檄豫州注引作戾今本作一

廣韻五支曰踣

脚踏也則踣有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

子御績乃命于天

匡謬正俗曰商書盤庚云子御績乃命于

作於

天詩鵲

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竝音訝玉裁按此唐
初本作御之證唐石經已下作遐者衛包改也釋文云
遐五駕反者開寶開改也訓迎之字本作訝其作遐者
又訝之別體說文所無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禮
古文尙書般庚儀禮士昏禮記曲禮大夫士春秋穀梁
傳跛者御跛者列子遇駭鹿御字皆作御惟周禮作訝
此其大例也御訝古音同在第五部

子豈女威用奉畜女衆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

石經尙書殘碑之勞爾先子丕下闕玉裁按洪氏不云

孔作丕疑本是萃字版本誤不但錢唐黃易所藏搨本

正作卒字則是今文尙書作不也 丁巳十二月黃氏

丕烈按隸釋舊抄本作卒與近抄及汪刻異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石經尙書殘碑于茲高后卒乃知降爾疾白下闕此今

文尙書也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石經尙書殘碑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此

今文尙書也戕作近女有近則在乃心亦見東觀餘論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
玉乃祖乃父

唐石經乃父作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
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荆於朕孫句
絕迥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詰訕贅牙固當如是

曰作丕荆于朕孫

唐石經朕孫作朕子孫多子字

足利古本亦有子

顧氏亭林謂

誤王氏鳳喈曰玩傳作大荆于我子孫似本有子字後
人傳寫誤脫也玉裁按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據以

增經正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烏呼今子告女不易

石經尙書殘碑興降丕永於戲今予下闕此今文尙書也崇作興弗祥作不永烏呼作於戲按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羊

易釋文以豉反鄭注云不變易則於今韻讀如字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石經尙書殘碑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下闕此

今文尙書也分作比猶卽猷設作翁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共

今本作不恭衛包所改也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依衛包刪之也僞孔傳曰不共不奉上命也考傳凡訓奉者其字皆作共讀爲供甘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逸惟正之共皆是左氏正義謂尙書作恭其所據尙書非善本也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春秋哀十一年左氏傳五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玉哉按二乃字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此或當時所據尙書不同或本同而隳枯

之皆未可定吾友江氏紱燧乃遂據左刪書康誥亦據
荀卿刪改與前文據左增惡之易也四字其失一也叔
澣謂孔本尙書皆僞孔所妄增改故凡有不同者寧他
從而不從孔愚竊以爲不然僞孔於衛賈馬鄭之本初
無大異衛賈馬鄭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爲壁中本
僞孔方欲將僞造之廿五篇令天下信其真安敢將卅
三篇啓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僞
造之廿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益稷分篇出於
遷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按當作
帝曰小有刪增
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誘人疑也况釋文序
錄曰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連連舉馬

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搜藥略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殷庚康誥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略之也釋文經開竇刪節正義不由舊乎學貴深思尤懲專輒以質江君非云好辯若劉子駿所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者則吾不敢 史記五子胥列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滅之字正與古文同又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石經尙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殷庚既此歐陽夏侯尙書舊式也

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尙書殘字般庚篇

卅字其或迪自怨一行之勞爾先子不一行能迪古我

先后一行興隆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

空一字

般庚既

一行

庚字僅可辨

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六十字堯曰篇卅

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玉裁按此真漢石經殘字也
外此又有無錫人依隸釋僞造者